

都市生活印之印

杨克著

叙述的城市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「叙述的城市」

杨克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著
序
一
二
三
四
五
六
七
八
九
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叙述的城市/杨克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(都市生活纯文本)

ISBN 7—80640—756—1

I. 叙… II. 杨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4050 号

叙述的城市

作者:杨 克

责任编辑:李国霖

出版发行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350001

发行部电话:0591—7536724

印刷: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邮编:365001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120 千字

印张:5.375

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80640—756—1/I·483

定价:10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策 划：欧定敬 余明建

责任编辑：李国霖

假如抓到一个外星人，北京人拿去做研究，上海人拿去做展览，广州人拿去——煲汤。诗人杨克对广州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。他从民以食为天的“食”写起，涉及广州人的衣、住、行、娱乐休闲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。而其对非常男女和文化新客家的描述，除了让读者感受到广州浓浓的文化味外，还惊叹于诗人独有的气质和根深蒂固的文学情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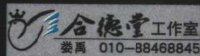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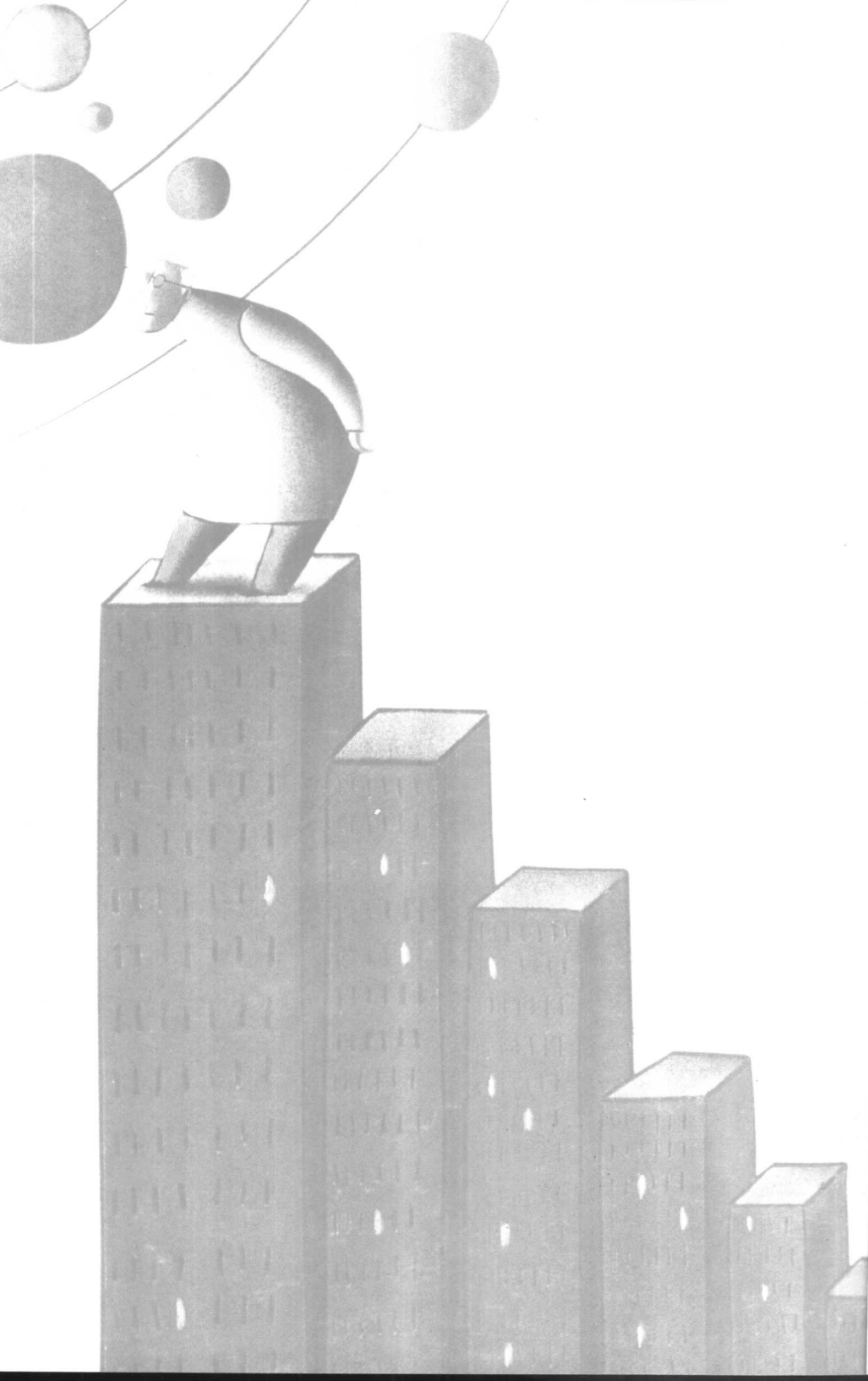
杨克，当代诗人，现居广州，为《作品》杂志社编审，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。个人出版《陌生的十字路口》、《笨拙的手指》等5本诗集，主编《〈他们〉十年诗选》、《九十年代实力诗人诗选》、《中国新诗年鉴》系列等。有诗歌、评论、随笔、小说入选《新诗三百首》、《中华百年诗歌精华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》、《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》等国内外100余种选集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获过文学奖多种。个人曾应邀到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台湾等地进行文学交流。

插图：姚莉芳

美术编辑：刘小岳

封面设计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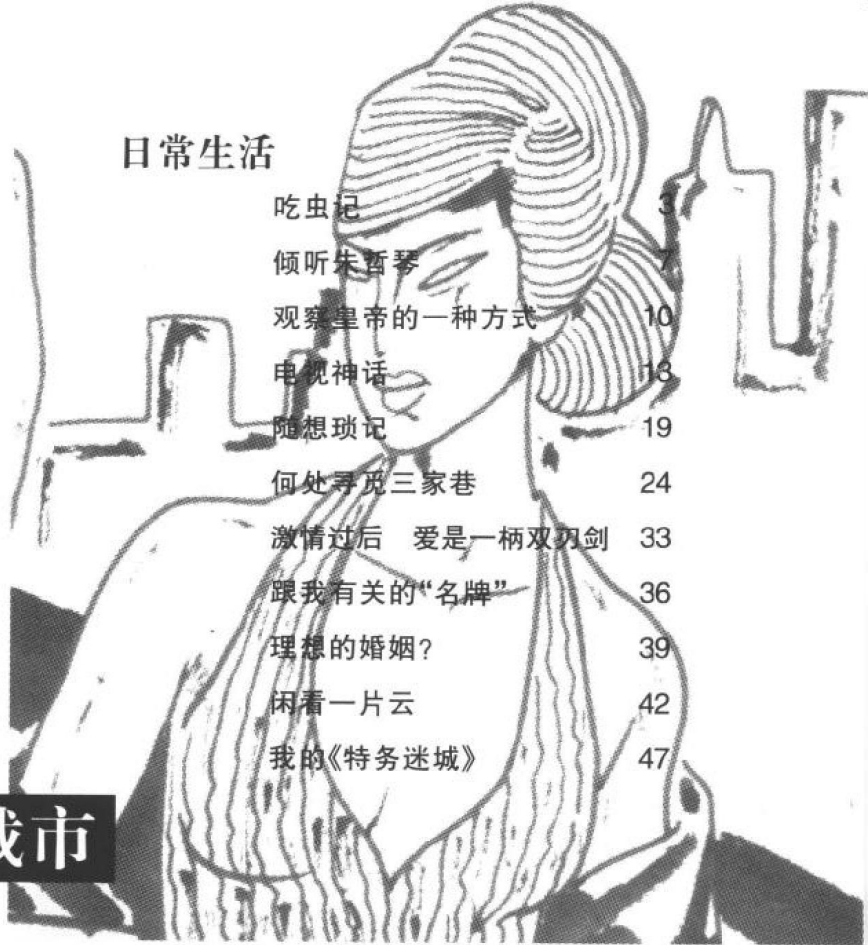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日常生活

吃虫记	5
倾听朱哲琴	7
观察皇帝的一种方式	10
电视神话	18
随想琐记	19
何处寻觅三家巷	24
激情过后 爱是一柄双刃剑	33
跟我有关的“名牌”	36
理想的婚姻?	39
闲看一片云	42
我的《特务迷城》	47




叙述的城市

都	生命	49
市	作家的幸福	52
生	山居笔记饭庄	54
活	撩人心绪的红色	56
纯	爱诗的侍者	58
文	澳大利亚:敞开与遮蔽	60
本	现在	62
	片断:与文学有关的	67
	我们还能够相信爱情吗?	71
	儿子	73
	在不可返归的浮华里守望一只 白腰雨燕	75

目录

非常男女

- 
- 我无法伸过手去同你相握 81
朋友于坚 85
林白:南方之南 88
知识女性角色再度重临 92
诗人吕约 97
在回望中复活
——小记李逊 100
未被命名的写作 105
朴实就是奇崛
——读谷川俊太郎《嫉妒》 108
创造:在语言的幻想中展开 110

叙述的城市

都
市
生
活
纯
文
本

- 泛着月光来去 115
- ### 文化新客家
- 这人是个异数 123
在言说之外或言说之中 126
“坐家”王小妮 129
无端来做岭南人 134
怎么样活都是一辈子 137
寻找与呼唤 140
教授作家 143
无牵无挂的新生代学人 148
追慕理性 151
得与失 154

目录

大众传媒的一缕书香 157

开弓没有回头箭 160

跳来跳去的女孩 165



叙述的城市

都
市
生
活
纯
文
本

都市生活纯文本

RICHANGSHENGHUO

日常生活

生活首先是一种态度。有人试图用“有意义”或“无意义”来评价生活,我不认同这种观点,生活没有有无意义的分别。

吃虫记

有一则笑话说，假若捉到一个外星人，北京人送去搞研究，上海人拿去开展览，广东人拿来——煲汤。这个段子虽然未免过于夸张，在我看来却道出了京、沪、粤三地文化的特色。粤菜飘香，名扬四海。广东人不仅吃的高级，吃的精细，吃的生猛鲜活，令世人垂涎。吃的大胆同样叫人闻风变色。“长翅膀的，除了飞机不吃；有腿的，除了凳子不吃。”外地对广东人食谱品种繁多的戏谑，可谓入木三分。

入乡随俗，居广州久了，入口的东西难免也与时俱进。记得最早吃“虫子”是1992年。有次和同事路过中山，当地文化局请客，席间点了鸡蛋蒸禾虫，主人介绍说这东西特有营养。那虫子的长相，实在不敢恭维，它拖着一条细小的尾巴，很容易让首次碰它的人联想到蛆虫一类恶心的软体爬虫。我不愿逆主人好意，勉强吃了几筷子，在嘴里倒也没



觉得有什么异味。

俗话说万事开头难，有了第一次，后来每次吃起这东西，也都觉得蛮爽口的。于是龙虱、蝎子之类也渐渐成了盘中餐。较大的突破在珠海西区，也是去采风，记得那天是红旗镇有关部门接待，上了一道菜名曰“蔗狸”，我直觉便知道是田鼠，但人家不点破，也就懒得细问。且鼠肉已切成块状，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，说真话，吃起来还挺鲜甜的。这点小事广州人当然见怪不怪，可在京城说到吃老鼠却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，绝不亚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敢。前年北大谢冕教授到肇庆出席一个学术会

议，途经广州，匆匆见了一面，因我要赶着去参加2000东京世界诗人节，便把接风的任务交给了当初同在谢先生门下访学的老友。谁知道这位仁兄竟领着自己的导师去吃田鼠，当然事先打了“埋伏”，丝毫不敢声张，等谢老师明白过来，想不吃已经晚矣。事后有几次碰到师母，她都跟我提起，谢老师在广州吃过老鼠了！可见对“吃在广州”印象之深刻。

让人每每提及都会一惊一乍的食物自然不是粤菜的主流，却让人过目不忘。1994年广东青年文学院在全国招聘作家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派了一位女记者专程前来采访，她非要拉我一道去“田基蟻”酒家吃饭。原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她听说那儿的菜“特殊”。这顿饭她专门点了蚂蚁煎蛋、炸蝎子，炒蚯蚓等几样菜，拍照片带回北美去，打算给那边的人们开开眼界。这些古灵精怪的菜肴并不涉及野生动物保护，令她赞不绝口。不过赞归赞，其中的好几样菜我俩只是“欣赏”，从头至尾都没有勇气尝一口。



尽管好些酒家的菜谱可能有某种昆虫，但它们不过是众多“正经”菜肴中的个别异类，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饭局，是在佛山品尝的虫类“全席宴”。

1995年庄重文文学奖在广州颁奖，白天大家忙乎了一整天，吃毕晚饭，《佛山文艺》的总编刘宁给我来了电话，说晚上没活动安排你干脆领几个作家过来走走吧。兴之所至，便把在酒店大堂里遇到的湖北作家方方、池莉、刘醒龙叫上，乘车转眼便到了佛山。

彼此在杂志社里说了一阵闲话，刘宁说，都吃过饭了，那就去尝点新鲜的东西吧。于是招呼上车，带着我们一伙人七拐八拐，来到一家门面不算大，看上去还挺干净考究的小店。

甫坐定，老板就过来了，说一口夹生的普通话，很热情地给大家一一递上名片，连同刚摆上来餐巾纸，都赫然印着三个字：地主雄。

我心想要不是改革开放，以前讲“阶级斗争”的年代谁敢叫这样的绰号不是找死？又一想人家未必取的那层意思，很可能他的“英雄壮举”只不过体现在给顾客提供泥土里的动物罢了。

菜上来了，果然不同凡响，满满一桌，全是另类食物：其中有蛇、蟾蜍粥、蝎子、龙虱、蚕蛹等一般还能见识到的东西，更有竹象、蚯蚓、秋蝉、蚂蚁等等。方方只是扫了一眼，便跑到店外呕吐。过了许久才敢回来，依然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只看着别人动筷子。最镇定的是池莉，她不动声色，把每样品种至少都象征性品尝了，刘醒龙则只是选择性地吃了一些。因为有池莉做榜样，又经过了几年历练，我也跟着都尝试了一遍。《佛山文



艺》的几位编辑想必以前来过，在谈笑风生中把这些“虫子”最终一扫而光。

过后我总结起来，觉得通过吃东西也能体现一个小说家的写作风格。比如方方的追求要阳春白雪一些，所以“和者”也相对少一些。池莉不仅写得好，还很符合老百姓的口味，所以她的《来来往往》等作品风靡天下。三个人里，刘醒龙则居中。

尽管我们有的敢吃有的不敢吃，回广州的路上，都觉得这个夜晚特别开心，一路欢歌笑语，纷纷建议《佛山文艺》以后稿约不要再提每千字稿酬人民币多少元了，应改成“每千字蚯蚓一条，蚂蚁五只，外加龙虱一对”。



倾听朱哲琴

我一直很难理解广东这块土地为何能产生朱哲琴这样的歌手，朱哲琴命定不属于凡尘，而是圣女。她是鹰翅上最蓝的那一片天，雪原中最亮的那一眼泉。她的歌声像透明的阳光自地球的最高处倾泻进我们的心底，使我们不仅是全身心感动，而是整个生命为之战栗。在她凌空而来的声音里，非但闻不到粤菜弥漫的香气，亦听不见汽车拥挤的喧嚣，甚至没有半点阴影和杂质。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只有经筒的转动，孩子的啾呀，风铃的摇晃和酥油灯火的跳跃。她用简单的歌词表达简单而永恒的幸福，真实质朴，清新自然，传达的是最原始、最童贞的美。

中国的歌手，包括港台歌星，出版的“金碟”数不胜数，可真正值得用灵魂去倾听的就崔健几个，朱哲琴的《阿姐鼓》和《央金玛》堪称其中的艺术精品。在大量应景之作反而被美其名为



“精品”的当下，我使用这个词恐怕是对朱哲琴的亵渎。央金玛是西藏所信奉的艺术女神，或许朱哲琴正是由于她的附体，生命里才能流淌出如此超现实的妙音。她歌唱时吐字清晰，音色纯正，声调激越独特，可我们却往往听不明白她所唱的“具体”意思，她的歌里有许多连缀的虚词，有时为了表达无法言喻的百感交集，还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纯粹的声音。然而她的歌谁都能一听就“懂”，因为那种纯朴的情感和宗教情怀具有不可言喻的魅力，圣洁的音符仿佛就将一盏盏酥油灯递到我们手中，使芸芸众生的脸庞瞬间被精神的火焰照亮。她以歌声引领每一个人走进音乐的温暖。每当我用心灵去领悟她的天籁之音，我那被世俗污染了的心地，便变得干净清爽起来。

我是个音乐素养不高的人，至今用音乐深深打动我的只有两个人。一位是莫扎特。1990年初，有段日子我曾反复听他的音乐唱片。这位生活在地狱里的窘困的天才，他曾说：“我的舌头已经尝到了死的滋味。”

可他鸟瞰苦难的音乐却纯净如出自天国。我曾把他美妙的音乐比喻为暗夜里醒来的高洁的昙花。凝神谛听他的作品，指尖便真实地触摸到真善美的存在。因而我以为音乐之所以感动人，还取决于听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和生存背景。而朱哲琴的神圣之歌，有追求感观刺激的消费社会，无疑同样是代表人、代表全人类的最后坚守。在我父亲突然病逝的这个五月，倾听她远远地为我们唱的一支歌，我的精神再度得以突破黑暗的围困，进入超越肉身、物我两忘的非凡境界。

“喝过的美酒都忘记了/只有青稞酒忘不了/穿过的衣衫都忘记了/只有犛犛忘不了//经过的辉煌都忘记了/只有酥油灯忘不

